

黑斯班德

張恨水《春明外史》裏，主人公楊杏園，對梨雲說起：有個女學生，因被同學們知道了她有黑斯班德（husband），便要尋死覓活。梨雲不解，問什麼是「黑絲板櫓」。楊杏園解釋，這是外國話丈夫的意思，不是板櫓。

這一段文筆恬淡幽默，饒有趣味。梨雲估計沒讀過《水滸傳》，因為梁山泊那有名的「黑廝」李逵，也常跟板櫓打交道：沂水縣被人灌醉綁在板櫓上；四柳村捉鬼，也是撮條板櫓，用板斧砍開豬羊吃。「黑廝板櫓」的戲碼頗不少。

類似誤會，魯迅筆下也有。《肥皂》裏的四銘，聽到有人叫他「惡毒婦」，氣得鼓鼓的。後來他兒子查英文字典，才知對方是罵他「old fool」。

如今不少人說話常常夾槍帶棒，摻雜幾個英文單詞。清末民初時，懂英文者少，而很多西方概念，漢語又沒有恰切的對應名詞。音譯就成了便捷的辦法。有些音譯，如巴士、的士、咖啡，沿用至今。但梵阿鈴、德律風，很快被小提琴、電話所替代。

詩人們頭腦新潮，膽子也大。像徐志摩寫的「你的洪爐是『印曼榮乃欣』，永生的火焰『煙士披里純』」，如今不看註釋，哪裏知道就是imagination、inspiration呢？這詩意有點索然了。

所以，音譯在很多時候，就跟「黑絲板櫓」一樣，有着天然的湊趣功用。老舍說自己「布爾喬亞之仁未能一掃空也」，若直白地說「資產階級」，未免就寡淡了許多。梁實秋談鬆弛之道時，寫到東晉丞相王導等人，到城外「去皮克匿克一番」。這裏其實是調侃。當時胡適帶頭作白話詩，有「更喜你我都少年，辟克匿克來江邊」之句，固然是得風氣之先，多少有點無厘頭了。Picnic還是意譯為野餐的好。



逢周三、四、五見報

葱油盛景

葱油之於我，就是「點石成金」的魔法，看似樸實，卻可堪比一方盛景，能化腐朽為神奇。無論南北，別管貧富，有葱油的地方，永遠不缺精彩，有葱油相伴，足以讓百味生光。

細想想我跟葱油的羈絆，大概從小就開始了。那時候雖沒概念，也知道「油然而生」的好感騙不了人，但凡能捉摸見，必會提醒爸媽「多葱才夠味」。有段時間沉迷於見證葱油誕生的過程，不疾不徐的熱油裏，青白細長的蔥段慢慢縮短，顏色從翠綠到焦糖邊緣，這時候定有股濃香騰空而起，宣告大功已成。如果功夫精細，還有「點化」之法，熬完的油猛地澆在蔥花、或頂着蔥花的食材上，隨着「滋」一聲響，且看它攻城略池，如何不由分說地讓你淪陷。哪怕再尋常的一碗麵，經過葱油的洗禮，都立刻擁有了魔法。

後來再往南，邂逅過蔥油手撕雞的吟唱。蒸透的雞放到微溫，肉裏的汁水還沒退場，撕開來肌理分明，層層剔透。將滾燙的蔥油混合着豉油一齊潑下，便從煙火氣裏，升起一陣蠻橫和張揚。筷子翻飛間，每一處都掛上了潤澤的醬色，雞絲滑嫩、蔥油鹹香，層次分明又渾然一體。等到香港的白切雞登場，就屬另外一番景象，別家的蔥油趁熱淋上，這裏卻講究冷豉芬芳。用雞肉蘸上蔥油料，瞬間脫胎換骨，華麗新生。彼時最愛這一口，永遠要夾着肉徹徹底底滾一圈，周身都披滿光澤，永遠要多一份蔥油，哪怕只在雞皮上放一點，裹起飯來，都是回眸一笑百媚生。

蔥油的香，就跟它本身一樣質地清亮，不厚不膩。毫釐之間火候恰好，所以才能融合萬物，釋放出精妙的平衡；對蔥油的眷戀，大概就是跟生活纏綿，於平凡處煉就溫存，在遠方回望故鄉，緩緩升起心頭白光。



逢周一、三、四見報

來自河南的劉詩利在網上火了。他今年五十八歲，從家鄉來到北京打零工為生。日子過得辛苦而拮据，卻酷愛讀書，常到書店找書看。我想，這或許和他曾在河南老家做過民辦教師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對閱讀的信仰。所謂信仰，就是那種讓你執著認同卻又深知不會在眼前變現的東西。如果為了可見的變現而相信並付諸行動，那恐怕就難以稱之為信仰。

從這個意義上，劉詩利和他的同好們可稱為「閱讀主義者」。閱讀，對他們而言，是不可須臾離棄的生活

遊子在外，千不怕萬不怕，就怕老家來電話。月初，家裏打電話說外公發熱得厲害，常處於昏迷狀態。請了兩天假回了趟老家，站在外公病床前，看着他的微弱呼吸，心裏酸楚，知道多見一面是一面，這次恐怕應作生離死別看了。

外公已年近九旬，每念起他，總想起以前的一個畫面：在地裏幹了一晌的活兒，回到家，必是先用黑乎乎的一條爛毛巾擦拭身上的汗。他勤快了一輩子，家裏有十幾畝地，卻還要在路邊開荒，種豆種芝麻種玉米，想着能接濟子女就接濟一些。我爸沒有

社交媒體近日流傳一些日語短片，標題是《我們的旅程五十周年聚會》，其實就是香港觀眾熟悉的日本青春劇集《前程錦繡》。該劇於一九七五年在日本播映，兩年後登陸香港的免費電視頻道。那年頭我剛開始讀初中，每天下午放學回家並不是趕做功課，而是扭開電視機觀看該劇集。「斜陽裏氣魄更壯，斜陽落下心中不必驚慌，知道聽朝天邊一光新的希望。」該劇雖然是粵語配音，但播映初期仍然是播放日語主題曲。年輕的我當然不懂日語，幸虧沒多久便出現

剛剛過去的七月二十八號是德國的「音樂之父」J.S.巴赫逝世二百七十五周年。恰逢我的尼德蘭深度藝術之旅來到布魯塞爾，這裏曾是在巴洛克時期如日中天的弗拉芒畫家、老彼得·勃魯蓋爾的孫女婿小大衛·特尼爾斯的「主場」。本周應景地推薦一張以其畫作為封面的巴赫黑膠唱片。專輯於一九七五年發行，收錄了J.S.巴赫兩首康塔塔作品。德國男高音、指揮家彼得·舍爾勒身兼兩職，獻唱並執棒柏林德意志室內樂團，攜手瑞士女高音艾迪絲·馬蒂斯和德國男低音希奧·亞當聯袂演繹巴赫的《咖啡康塔塔》和《農民康塔塔》。黑膠封

松堅蒸活蟹

又到夏季，準備暑假旅遊，旅遊遠行，常到海邊品嘗海鮮。海鮮種類多，自己外出總想吃蟹，生吃醉蟹、醬油蟹，熟吃炒蟹、蒸毛蟹。原隻處理，餐廳處理好即吃，熟蟹最衛生，醃蟹最新鮮。雖有研究說皇帝蟹不是蟹，但蟹腳刺身、原條蟹柳，啖吃時仍是歸入蟹的行列。

現代蒸蟹，或清蒸或配葉，古代蒸蟹另有做法，見清代《養小錄》「松堅蒸蟹」一條，做法如下：「活蟹入鍋，未免炮烙之慘。宜以淡酒入盆，略加水及椒鹽、白糖、薑蔥汁、菊葉汁，攪勻。入蟹，令其飲醉不動，方取入鍋。既供饗腹，尤少寓不忍於萬一云。蟹浸多，水煮則減味，法以稻草搥軟，挽匾壓入鍋，平水面，置蟹蒸之，味足。」古代蒸蟹，已考慮人道做法，先將蟹醉，同時入味，蒸時不怕蟹腳脫離。蒸煮時，蟹浸水失鮮味，下用稻草圍成圓環墊底，

剛需，也是奉行不悖以至於日用不知的信條。閱讀首先要選書，對於「閱讀主義者」，不需要網上或線下的閱讀導師開具書單，憑着自己興趣讀就是了。而閱讀興趣好似基因血脈，一匹馬跑到肥美的草原，看似隨口亂啃，其實，基因決定了它有所吃有所不吃。閱讀是需要堅持的。閱讀主義者卻無需給自己規定每年必須讀多少本，每天必須讀多少頁，興之所至，只願讀去便是了，好比吃飯，一天三頓固是常態，偶爾餓一頓半頓卻也無大礙。閱讀是需要氛圍的，「閱讀

其他毛病，就是比較喜歡喝酒，每年家裏都存不下錢，新學期交學費，經常是外公瞞着舅舅和舅媽，偷偷塞錢為我交學費。考上大學時，別人恭喜爸媽供出一個大學生，要我說，我是外公供出來的。

因為一個事故，外公有一隻眼睛在年輕的時候就瞎了，凹陷了進去，他的大半輩子只能用一隻眼睛在農村教書、幹活，但在我心裏，他一直是一個「完人」，總是有事就做，不停幹活，勤勤懇懇，沒有抱怨。

家裏有娘在，就有人遮風擋雨，外公更讓人可憐心疼的地方，是他很

《前程錦繡》五十周年

了羅文演唱的粵語版本，該曲其後更成為香港其中一首經典金曲。

《前程錦繡》是有關日本年輕人如何經歷青春磨練然後投入社會的故事，當中以三位年輕人為主角，分別是將畢業的大學生浩介和池勇，以及浩介的學長伸六，另外還有暗戀浩介的池勇妹妹。前三者是串連角色，以三人的個人經歷和友情關係為每集內容，另外各人亦會牽涉一些客串角色，從而引伸成為個別單元故事。我記得其中一集講述伸六的母親從家鄉老遠來到東京探望伸六，她亦是浩介

面選擇的是和收錄的《農民康塔塔》在主題上完美契合的小大衛·特尼爾斯名作《弗拉芒節日》。

自老彼得·勃魯蓋爾因首創農民題材風俗畫而被譽為「農夫勃魯蓋爾」開始，弗拉芒地區村民節日的選題便世代延續下來，從他的直系子孫後輩，到其子的摯友魯本斯爵士，再到他的孫女婿小大衛·特尼爾斯，均在相同的題材中傳承並發展着。畫作描繪了在金黃色夕陽的映襯下，村民們聚集在村莊內歡慶聚餐載歌載舞的一幕。畫家採用了非常鮮明的對角線構圖，房屋和人物佔據了右下角的一半，而左上角半邊則是空曠的藍天白

松堅蒸活蟹

將蟹架起，現代換用蒸架就可以。《養小錄》另有「醉蟹」一條，將蟹用酒醃製食用，提到：「以甜三白酒注盆內，將蟹拭淨投入，有頃醉透不動，取起，將臍內泥沙去淨，入椒鹽一撮、茱萸一粒。置此可經年不沙，反納罐內，灑椒粒，以原酒澆下，酒與蟹平封好，每日將蟹轉動一次，半月可供。」「三白酒」屬烏鎮特產米酒，用白米、白麵、白水釀製，蟹醉不動，續去泥沙，放入椒粒、茱萸，入罐再灑椒倒酒，封好後，每日稍翻，醃製均勻，可久食。蟹易生菌，活生酒浸醬醃，也得注意食材優劣以及炮製的方法。



逢周一、二見報

做個「閱讀主義者」

主義者」卻不需手裏端着咖啡、腿畔偎着肥貓，內心對閱讀的堅守，既是絕佳的鋪墊，也是最好的結局。閱讀是需要交流的。「閱讀主義者」所要的卻是純粹的交流，在朋友圈發多少張書的封面內頁，也比不上與自己的一次心靈長談。

如果你要問閱讀究竟帶給了他們什麼，我想，最可稱道的大概只有內心的滿足感。或許這種滿足感還會變成創造更富足生活的動力或條件，但正如哲人所言，原因的原因不是原因，如果為了生活富足而閱讀，那恐

多晤一面

早就失去了為他遮風擋雨的人。我上中學的時候，學業壓力大，第二天早上起來，上鋪的同學經常說你昨晚又在夢裏喊媽了。我有媽媽愛，有心事了可以向她傾訴。外公的媽媽已經離開他六十年了，這六十年裏，他多少次遇到壓力和心情不高興的時候，向誰訴說？今次病重，他在昏迷裏說胡話，經常喊到娘。有說法，無論到多大年紀，媽媽是每個人心中最能保護自己的人。外公平時一定無數次夢見過他的媽媽吧。

對於老年人，見一面少一面，多看一眼是一眼。我們捨不得老人，但

《前程錦繡》五十周年

年幼時的老師，各人見到老師都是畢恭畢敬。然而，老師眼見伸六在東京沒有明確的事業進展，為之氣結。浩介為伸六出頭，直接指出老師對兒子的過分期望，老師令伸六壓力大增。

時隔五十年，好些劇情仍然令我記憶猶新。近期媒體播出各演員共聚的影片，飾演浩介和池勇的演員中村雅俊及田中健都已經七十四歲，飾演伸六的秋野太作更已經八十二歲。前兩位的外表仍然俊朗，秋野太作則是滿頭銀髮，面上蓄着白鬍子，手上持着竹手杖。另外飾演池勇妹妹的岡田

弗拉芒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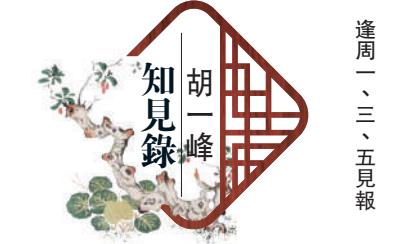
雲和金色夕陽，這種構圖方式既凸顯了村民們聚集的熱鬧非凡，也營造出畫面協調的疏密對比。站在酒桶上的樂手吹響了風笛，他腳下的男男女女正在忘我地起舞，旁邊有人聚餐也有

倍速世界

已經養成了習慣：朋友通過WhatsApp發來語音，必定先腹誹一輪，連翻幾個白眼，再不情不願地開一點五倍甚至二倍速聽；自己看視頻，也非得要開一點二五或者一點五倍速才行。習慣了「倍速世界」之後，偶爾看回平常速度的視頻或是電視，總覺得好慢、好慢。這習慣究竟是何時養成的？可能是從發現自己對於加速到百分之一百五十的語音，接受信息毫不費力的那一刻開始的吧。既然我們的耳朵和大腦都可以如此輕鬆地處理百分之一百五十速度的信息了，那平時還跟別人以百分之百的正常速度對話，不是很浪費彼此的時間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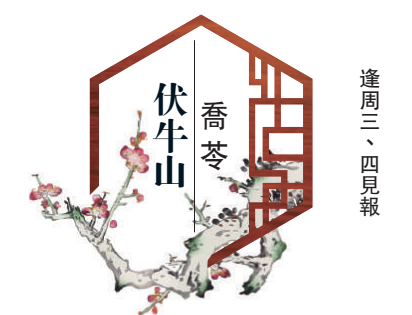
剛看完布萊克·克勞奇（Blake Crouch）的科幻小說《2064進化危機》，這個已經被史蒂芬·史匹堡旗下公司簽下電影改編權的故事充滿了美式個人英雄主義。其中有一個小小的情節點，

怕不但這個夢想落空，而且連閱讀本身的滿足也會失去。這種滿足感又如此神秘，只能獨得秘享，很難與不愛閱讀的人分享，就像不喝酒者永遠無法感受酒徒的快樂。若想真切體會，請像劉詩利大叔一樣，信仰閱讀吧。



逢周一、三、五見報

老人遲早要離開。內地青年歌手單依純近日演唱的歌曲《君》，其中有一句：我時常時常地想念你，也要淚兒流。歌詞戳中心窩。



逢周三、四見報

奈奈亦已經六十六歲，外表仍然清純美麗。

我最高興是看到各演員仍然談笑風生。前陣子，中村雅俊更曾來港開演唱會，他演唱日語歌曲《我們的旅程》，令我們勾起一段青春回憶。



逢周一、二、三見報

人圍觀，畫中偏左側還有一對着裝考究的男女似乎剛剛抵達慶典現場。特尼爾斯在人物塑造上顯然沒有「勃老」那般風趣詼諧，但其紀實性卻絲毫不減。

「碟中畫」巴赫《咖啡康塔塔》《農民康塔塔》／《弗拉芒節日》



逢周三見報

倍速世界

主角機緣巧合經過基因改造變成了智力、觀察力、思維能力幾十甚至百倍於普通人的「新人類」，他在與其他同樣接受過基因改造的人交流時就會「語速飛快」，快到周圍的普通人都以為他們在發出奇怪的噪音。

讀到這裏時，突然有一種「知音」之感：限制人與人交流效率的，可能就是人類說話的速度吧。既然人體的接受端，包括耳朵和大腦，在談話時並沒有滿負荷運作，那麼未來會不會產生一種技術，無論是外科手術還是基因突變，專門提高人類說話的速度，讓彼此之間的交流更高效呢？這個「倍速世界」離我們現在還有多遠呢？



逢周一、三見報